

欢乐今宵系列

辛紫眉

親一個，

花精靈

3/15
4.2

欢乐今宵系列

亲一个，花精灵

辛紫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欢乐今宵系列

亲一个,花精灵

辛紫眉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

印刷:呼和浩特新华印刷厂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制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03362—0/I·601

定价:9.80 元



1

初夏的午后，何美芳坐在落地窗台前，舒服的啜饮着家里厨师特制的凉茶，微风徐徐、蝉鸣鸟叫，在碧蓝的天与耀眼的阳光下，她愉悦的做了个深呼吸，五十多岁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突然，一个刺耳的煞车声来，何美芳不悦的皱起了老脸，一定又是她那宝贝儿子培德！

她站起身子，看着儿子的 BMW 白色轿车从大门沿着两旁绿荫的道路横冲直撞到车库前，再次紧急煞车。

刺耳的声音让她受不住的掩住耳朵，她皱着眉头，对着从车子里俐落的跳出来的儿子大声叫喊：“培德，你搞什么



鬼！开车老是这样？都到家里了还开那么快做啥？”

培德以一张更胜阳光的璀璨笑脸迎向她，“老妈，又在喝茶纳凉了？”

何美芳受不了的摇摇头，儿子老是嘻皮笑脸的岔开话题，她老治不了他！只是，看着黑发褐眼、英俊挺拔的儿子，她的心还是涨满骄傲。

“好了，好了，不念你了，快上来陪老妈聊聊。”

“遵命，老妈！”

培德三步作两步的就身走进这两层的白色花园洋房别墅，不一会工夫，他就出现在何美芳的落地窗台。

何美芳帮儿子倒了杯凉茶后戏谑的道，“怎么了？魅力撞墙了？今天可是周末，咱们家的培德大少爷居然没美女相伴？”

培德喝了口保茶后放下杯子，朝她眯力一笑，“谁没有美女？你不就是个老美女吗？”

“啧！啧！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赞美人就魅力一些，美女就是美女，前面还加个‘老’字干么。”她送给他一个超级大白眼。

培德开心的拥住她，电视上有个天才老爹，而他自小就有个天才老妈，天性开朗、风韵犹存的母亲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心智、打扮可是绝对跟得上潮流，虽然不能免俗的有



些皱纹，但细腻白的皮肤仍是很动人的。

“真的，怎么这么闲呢？”何美芳推推鼻梁上那只造型奇异的眼镜，这只不规则型的镜框可是今年最新流行的款式呢。

培德俊美的脸庞有着无奈，“美人的父母刚从美国回来，没理我这帅哥。”

她了解的点点头，“不是有后备的美人？”

培德再啜了一口茶，“是有，可是我累了，今天公司开会，时间拖了好久，我想回来休息休息。”他动动脖子打了个哈欠，“噢，爸呢？”

“还会在哪里？不就是窝在他那堆宝贝古董中吗？”何美芳撇撇嘴。

她老公杰是个古董痴，当年她因公前去法国，在一场古物拍卖会上，认识了一个大的法国男子罗杰，两个人虽然没有爱的火花，但就是觉得挺合的，于是就结为夫妻。

而结婚后，她才听这古董痴谈起那个相传许久的家族传说——恋人、巫师、解咒等等。

可笑的是他老公身为传说中之人的后代子孙，却对这传说没什么特别感觉，从来也没想过要去找画中的花灵。

除了家族的化妆保养品事业外，他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古董上，他是苏士比拍卖会上的常客，哪儿有古物出土、哪儿



有古董拍卖，他就往哪里钻。

如今退休了，事业交给了儿子，无事一身轻的他连她这老婆都束之高阁，一日不见也没啥大不了的。

这么多年过来，她也明白罗杰当年为何会娶她，因为她是个自得其乐的人，没他陪伴的日子，她过得也算惬意。

而他呢？虽然没有按照画找到画中的花灵，不过他繁衍了后代，他将这个任务很“轻松”的移转给了自己的儿子。

“说到古董”培德恶作剧的笑了笑，“我觉得你和爸的感情挺和谐美满的，怎么老妈的脸没有出现在那幅古画上？”

这籍事略上有记载，当两人相爱，而一方又是命定的画中人后，没有五官的花灵就会浮出五官，而这事在另一个拥有美人鱼画的家族之传人艾尔那里已得到证实，而听说艾尔的妹妹兰馨，在前一阵子还带了他们的前几代先桑雅的父母博德和子伶到法国一游呢。

史特林穿梭古今，将桑雅带回他的世纪而相恋一事，虽然匪夷所思，但从艾尔的家族记载及现今兰馨带桑雅的父母游法一事观来，是错不了了。

思绪百转的何美芳对儿子提的这“完全没智慧”的问题，倒不觉痛痒，因为答案很明显她根本不是花精灵，而她老公根本也不够爱她！

只是儿子却身负重责大任，她这个做老妈的，是该尽尽



督促之责，免得在“苏州卖鸭蛋”见到罗杰家的老宗时，落个不孝之名。

培德一见母亲一向微笑的嘴角变得紧抿，他喝干凉茶准备溜之大吉，因为她一抿嘴，就代表着要“开始”当个称职的家族媳妇了！

“等等！”何美芳眼明手快的帮儿子倒了满满的一杯凉茶后拉住他，“你在外面有一大堆的美人相伴，这其中哪一个是花精灵？有没有特别钟意的？有没有陷人爱情漩涡的感觉。”

“老妈！拜托！”培德忍不住求饶，对亦师亦友的母亲，培德最受不了的就是花精灵式的话题。

“拜什么托？”

他翻翻白眼，“爸都没有找到花精灵，为什么我要找？而且你们这样的婚姻好的，相敬如宾，宾主尽欢，我也打算依样画葫芦，才不想找什么真爱呢！这名词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科技时代是绝对的落伍了，老妈。”

“我和你爸是不错的，可是你有没有听过‘老来伴’？”何美芳瞪他一眼，“你爸呢？他有古董作就好了，我在想啊，等我哪大作古了，他会不会想起我一个和他结婚了三十多年的老古董！”

闻言，培德放声大笑，“你放心，老妈，你绝对不会有三十



多年的历史而已，我想应该百年才是，因为你会长命百岁。”

“得了！少灌迷汤。”何美芳恨恨的瞟了他一眼，但脸上却是很温和的，“言归正传，你得花心思好好找找你的花精灵在哪裏，人家艾尔找到了他的美人鱼，这会儿是甜甜蜜蜜的在度蜜月呢。”

因那个传说而牵连的三家族，从史特林和欧莱恩那一代起感情都很好，后代子孙也时有联络，至于孟兰家族，吉普赛似的生活似乎从没停过，也早断了联络了。

“老妈，你可别忘了，自从史特林和桑雅那一代开始，美人是代代出现，而咱们家的花精灵却没了影子，至于吸血鬼，那更不用说了。都不如在哪儿？何况鬼呢？”他笑得很顽皮。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要用心找啊。”何美芳眼珠子再次一瞪眼。

“我还不够用心吗？我外面那一大堆的妹妹。”

“是啊！”何美芳一副要吃人样，凶巴巴的，“不知道是谁告诉我那些妹妹都是饭后娱乐、工作后的生活调剂品。”

“老妈！你的记忆力真是超强，我保证你绝不会得到老年痴呆症。”培德佩服至极的看着母亲，因为这些话他只说过一次，而在得知母亲的不以为然后，他虽在外花心，但在家就采取“避重就轻”的政策，能少谈那美人的事就少谈。

“少贪嘴，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好好好，我尽力就是。”培德敷衍的应了一声，“也许我的花精灵会从古代跑入我的怀里呢？是不是啊？”他打趣道。

“我知道你嫌我烦，你以为我这么爱唠叨？我总得做些事，以后跟你的先才有个交代嘛。”

“了解。”他笑笑的道。

何美芳喝了口茶解解渴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你有没有去拜访过羽荷？”

一提起她，德的脑海马上浮现连羽荷那张充满灵性美的细致脸庞，他摇了摇头，“我没去。”

“她都回国定居一个多月了，你居然还没有去拜访她？”她讶异的道。

“老妈，她那个人虽然长得很美，可是怪里怪气的，是个公认的花痴，我这喜欢在阳光下的人，一接近她就觉得跟个冰箱在一块，冷飕飕的。”

培德这话虽然形容得很贴切，但他却得很心虚也很口是心非，因为他内心对羽荷的感觉并非完全如他所言。

“谁说她是花痴。”何美芳出声驳斥。

她和羽荷的父母是多年旧识，也曾在美国当过几年的邻居，因此她对羽荷的印象相当深刻，那不食人间烟火曲纯净气质，今人肯有错觉羽荷该是活在仙境的仙子才是。

算算日子，他们回台湾定居也有十年多了，而当年的小



女孩也出落得更标致了。

“老妈，我说的是爱花成痴的花痴！”德受不了的摇摇头，“不知道是不是她身子一向单薄，风一次就要倒的缘故，她连说话的力气都免了，几乎是以了凸来做沟通工具，搞得要跟她对话的人都还得先了解各种花卉的花语。”

“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她的身子一向不好，动不动就大病小病全来，身子虚，再加上个性沉默寡言，以花来做沟通是省事多了。”何美芳说得理当然。

培德投降的下下一句反驳的话语，“那嘴巴是用来干啥用的？”

不过，他真的很佩服母亲的个性，正确说来，“以花来做沟通”就算个怪癖了，而母亲！能附和并认为“省事多了”！

“再说到她的冷，其实我儿子，你也不能怪她，她从小身子就不好，朋友自然就不多，再加上她的父母爱彼此甚过于爱她，常常两人欢欢喜喜的出国旅行，将她一个人丢给奶奶照顾，她真的很可怜，若说她身上有冷的气质存在也不能怪她，而你——”何美芳不满的瞪儿子一眼，“你可好命啊，要不是老妈我尽心尽力的照顾你，你能长得这璧尚大佼，像个阳光下的人？有谁不喜欢待在阳光下？你啊，该去看她了。”

“可是我……”他的脸顿时苦了一半。

“没有可不可是，撇开你们小时候的短暂的睡在一起不



谈。”

“老妈，你在什么啊？”培德大声的叫了起来。

“不对吗？那时候，我看羽荷一个人孤零零的被她父母丢在家里后，我就她到咱们家，一直待到她父母从西欧回来，在那两个月里，是谁吵着要跟羽荷睡在一起的。”

都是老掉牙的事了还在提！培德在心中嘀咕。

“我知道那是陈年往事了。”何美芳不悦的瞄他一眼，儿子心中在想什么她是一清二楚的。

“老天！老妈，你有读心术啊？”培德重重的拍了自己的额头一下。

“我可不是随随便便喂你的，养了你二十八年，老妈的用心程度是你无法想像的。”何美芳沾沾自喜的道。

培德摊摊手，他是没辙了。

“好了，去看看她吧！再怎么，她也是我们公司的重要人物是不是？她自行调配研发的香水，可了我们公司年度总销售额的二分之一，她的脑袋可值上亿元呢，你呀为总裁的人没有走一遭，实在太不过去了。”

“我相信，我还是直接到花店问一下老板，哪一种花的花语叫做打招呼。订个几万块，叫花店送去给她，她还会比较高兴些。”培德闷闷的道。

“你在胡说什么啊！我们的敌人恩雅集团为了得到她香



水的独特配方,据说已到她的住处走了几回了,羽荷拒绝他们的挖角,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你总得亲自去跟人家声谢谢啊!”何美芳没好气的道。

“那我……”

“倒不如真个花语叫‘谢谢’的送给她?”何美芳拦截了儿子的话,兀自接了下来。

“知我者莫若母。”培德得意的笑了出来,他的心声确实如此。

“儿子……”

“老妈,我不知道你干么要我去碰那软钉子,她根本就不喜欢与人交际,这你我都清楚的,上个月她回国定居,你和老爸要我帮她举办个记者会,让她谈谈回国定居的感受还有以后合作对象等等,结果呢。”

何芳忍俊不住的笑了出来。

“笑!”他不满的控诉,“记者会是开了,她差人送给我一大盆的八蟹爪仙人掌,我当时还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呢,结果我的秘书为了这事还特别去查了书,这花语叫锦上添花!老妈,你明白吧。”

何美芳直笑不语。

“她嫌我多此一举,根本不用办什么记者会。”培德是愈想愈气,自己原本就不怎么喜欢做的,结果顺了父母的意为



她办个归国记者会，竟然被人调侃。

见母亲笑得躺靠在椅背上，德愈感不是滋味，“而她也真行，我看那是破天荒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安静记者会，一室满满、坐无虚席的一大群记者们居然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因为他们在一进记者会时，一人一手都让她请人在门口送了一盆色彩艳麗、花朵大的孤挺花，那群记者马上变成闷葫芦了！”

何美芳幻想一下那画面是愈觉好玩，她觉得羽荷是个很有智慧的女孩，骂人不带脏字，很“艺术”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孤挺花代表着“喋喋不休”，那群紧迫钉人、叽叽喳喳的记者群被人“先发制人”的塞住嘴巴后，这一肚子的问题已不知道该从何问起了。

而记者会也是超快速的，在羽荷轻声说句“谢谢你们的关心”后，就结束了。

“好了，别再抱怨了，其中还有几位记者公开赞赏她的高招呢。”

“但是也有几名记者批评她太过高傲。”培德提醒道。

“无论如何，她是有个性的，所以，儿子，”何美芳看他一眼，“选个好花然后再去拜访她，这是你该做的，就算不为公也为私吧！”

“为私？”



“对啊，我记得当年孤僻的羽荷还喜欢跟你在一起的，而她和我们公司合作的这几年来，她人在美国，我们在台湾，这个业务洽商，你大都是派经理前去，仔细算算，这几年你们碰面也没超过五次，而现在她回来台湾，这距离拉近了，你是没有借口不去看她的。”

其实何美芳对儿子对羽荷的态度感到困惑过，有好几回，罗杰要培德亲自飞往美国去拜访羽荷，了解她新研发的香水并商讨一下适用的年龄历，但培德却找来诸多借口拒绝前往。

久而久之，他们也习惯了，这美国之行就由经理级的员工负责了，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台湾了，同样住在阳明山的别墅区，不去拜访，怎么也不过去啊。

培德叹了一口气，他也知道自己拗不过去了，“好吧，我会抽空过去看她的。”

“这还差不多。”何美芳满意的一笑。

培德仰望蓝天，有他内心深处清楚自己为何不愿与羽荷见面，因为他幼年即萌发的情愫，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稍见褪色啊。



连羽荷接过林训民手中的向日葵花束坐了下来，略显



白的脸上有着一丝为难。

林训民是恩雅集团的第二代负责人，年轻的他带着一个白金框的眼镜，斯文的五官虽称不上英俊，但有其独特的沉稳气质。

为了挖角，他已经跟她接触有两年之久了。

只不过，她也清楚他要的不仅仅是有她香水的发行所有欢乐而已，他还要她，而行事稳重的他，也从不隐藏对她的爱慕之意。

她低下头看着手上鲜黄的向日葵，它的花语即为“爱慕”，而是她对他却没有那种感觉。

半晌，她才低声叹道：“训民，你还不放弃吗？”

林训民凝睇着眼前恍若小苍兰般的羽荷，纯洁还带着令他感到俏的一份香，她是百看不腻的。

纵然她单的身子与时常紧蹙的眉心，往往让他感到她的虚弱与忧郁，然而就是这样混合的一桢难以言喻的气质紧紧的吸引着他，让他下定苦心，要追求到她。

而为了迎合她的喜好，他也下了一番苦心学习花卉、花语，期待能更接近她难以捉摸的心灵。

两年了，虽然伊人仍不动心，不过从她愿意和他交谈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很满足了。

“羽荷，你明明知道我的心。”他笑笑的道，“虽然，我必须



承认我希望这一次不会再收到亚麻花。”

羽荷不知所措的站起身子并将向日葵花束放在桌上，她离开这庭园的小亭台，走到相距不到二十公尺的温室。

这温室里的花卉树木有上百种，全是她所钟爱的，而这次自美返国定居，她也将那里的花卉全空运过来。

因为它们是她的世界，象征着她体弱与孤寂的生命，看着璀璨盛开的花朵，她仿佛再次重生，然而，若见凋零枯萎的花朵，她亦感到自己生命力的流失……

“你还是不肯邀我进去？”林训民打断了她的沉思。

她摇摇头，那是她一人的世界，除了自小养育她长大的奶妈徐淑子之外，她从未让任何人踏进她的世界一步——即使是她的父母，那一对眼中只有彼此，却从未注意过她的父母，也不能踏进一步。林训民脸上有着明显的失望，他知道她还不愿意让他走入她的内心世界，因为里的花朵是她的一切，而他也相信自己在里面绝对能察觉到她赤裸裸的内心世界。

羽荷站在温室门口，她回头看了他一眼后即开门进去，她拿起了挂在旁边柜上的剪刀，走到右边一片浅蓝色、五片花瓣的亚麻花前，随手剪下了几枝后，并将剪刀放回原处走了出来。

林训民看到她的手上拿着自己拿了 N 遍代表“感谢”的